

与靡非斯托共舞

作者
●
过敏

歌德真实地立在生活的范围内，这范围给他把世界系住。没有一件事逃避他，正如他不能逃避任何一件事。……生活是一个不断的再开始，不断的再回来。

岛屿文丛

安徽文艺出版社

歌德其人其作

D A O Y U W E N C O N G

◎ 岛屿文丛

与靡非斯托共舞

D
A
O
Y
U
W
E
N
C
O
N

歌德真实地立在生活的范围内，这范围给他把世界系住。没有一件事逃避他，正如他不能逃避任何一件事。……生活是一个不断的再开始，不断的再回来。

作者
●
过敏

歌德其人其作

安徽文艺出版社

6A 220 0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靡非斯托共舞:歌德其人其作/过敏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5

(岛屿文丛)

ISBN 7-5396-1843-4

I. 与… I. 过… III. 歌德, J. W. V. (1749~1832)-评传
IV. K835.1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0088 号

与靡非斯托共舞——歌德其人其作

过 敏 著

责任编辑:伊 边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庐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5.5

插 页:2

字 数:118,000

印 数:5000

版 次: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843-4/I·1722

定 价:8.3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又一个世纪即将过去了。那些曾经深刻影响我们人类一代又一代人的作家，仍以他们的思想、智慧和情感，烛照着新世纪的来临。可是，我们的生活节奏却越来越快，几乎不容我们有时间徜徉在他们的文字密林中。面对精神迥异的作家，面对五彩缤纷的文学画卷，我们该如何选择？如何阅读？

著名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说：“……到我手里的全部书籍，有十分之九我认为描写过多，对话啰嗦，有许多配角没有必要，面铺得太广，因而使作品显得非常不紧凑，死气沉沉，甚至一些最著名的经典作品也有许多拖泥带水的地方，破坏我的情绪，因此我经常向出版商们阐述我的那项大胆计划：把全部世界名著——从荷马、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直至《魔山》——进行彻底的缩写，去掉个别累赘的部分，出版一套简明丛书。唯有这样，所有这些无疑包含着超越时代内容的作品才能在我们的时代重新生气勃勃地发挥作用。”我们大胆而冒昧地将茨威格的建议付诸行动，从历史的长河中撷取了六位伟大作家——歌德、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陀思妥

耶夫斯基、泰戈尔、茨威格，把他们的人与文脉络简明地介绍给读者。

实际上，这是一套导读式小丛书。以大中学生、中学教师以及广大青年文学爱好者为主要读者对象。我们立足于读者立场，在编辑体例上尽可能地使它满足于广大青年读者的阅读方便，篇幅短小而精当。每本小书基本分为四个部分：(1)作家传略。(2)其代表作故事缩写。(3)读书札记。这一部分以介绍作家的思想、文风、艺术特色为主。(4)其著作在中国的版本简介。一册在手，就可以对作家有个基本的线索式的了解。它意在简单明了，扩大读者的精神视野。也许，还会稍稍丰富他们的谈资。有兴趣的读者，可沿着版本简介的线索，进一步深入阅读和研究。

这套小丛书的编写者多是寂寞的学人。他们对作家的热爱胜过研究，因而在每一本小册子里，他们都融入了自己对作家多年研读的心得和体验，还有深情。文字质朴动人。

文学像大海一样广阔、丰富。而作家呢，则像散落在海洋、河流或湖泊中的小块陆地，精神迥异。故我们将这套小丛书取名为：岛屿文丛。如果读者能够从中有所收获，我们就有信心继续出下去。

广 辉

1999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歌德其人：生命的奇遇	1
(1) 伟人之初.....	2
(2) 游学岁月.....	9
(3) 狂飙突进	18
(4) 魏玛十年	29
(5) 意大利之后	35
(6) 席勒之死	43
(7) 最后三十年	48
第二章 歌德其书：生存的秘密	56
(1) 《少年维特的烦恼》及《亲和力》	56
(2) 诗歌的王国	85
(3) 《浮士德》之生前身后.....	107
第三章 歌德在中国	149
歌德作品版本简介.....	163
结 语 生活在未来？	165

第一章 歌德其人：生命的奇遇

奇遇。一次独一无二的奇遇。

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次独一无二的奇遇，但却很少有人敢像歌德这样夸口。人世的风云变幻，柴米油盐，轻而易举地迷惑了众生的眼，匆匆忙忙地葬埋了他们。无暇问一下自己生命是何物。偶有问者，也被汹涌扑来的苦难不容分说地击倒。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现在只是一段雾中的无由荡游。然而你看到了什么？雾？永远的雾？生命被解读为迷茫、空虚、痛苦的混合物。

误读，对生命的严重的误读。老实说，这完全是忽略的过错。我们的眼睛被浮世烟云所蒙蔽，我们的耳朵被嘈杂谎言所充斥，我们的希望被预期的死亡所扼杀，我们唠唠叨叨地用众云亦云的话语诉说着我们的来路不明，去路不清以及沮丧的百年之后，眼泪时刻准备着，为每一件不为历史记住的琐事而涌出。千年不变而又常变常新的世界被并无恶意地绘成一潭发臭的死水。忽略了，人性中崇高的与动物有别的部分彻底被忽略了。我们总是有太多俗语鼓励我们苟活着，一点对动物的骄傲感也无从唤起。

心灵中属于每个个体的阵地被如此轻松占领，而我们还以为在活着，看不到自己已成一架被掏空的干尸，这真是不客乐观的事。看来认识自己在一段相当长远的的时间里还有一句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旗鼓相当的空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克隆人也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除非那人没有眼泪不要吃饭——那又不是人。

面对自身，倾听心灵发出的声音——它是那么柔弱又是那么坚强，它一直在用低沉而急切的语调提醒你，人，只有死期，没有老时，所有古老的东西方神话都在昭示人类之路——追求你所不知而又想知的东西，并为之奉献血和肉——这些当然又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那让我们看看人类的英雄们——肯定是指那些不以成败而论的心灵探索者，他们的心灵是如何经历了无形而残酷的战争硝烟的洗礼，他们是如何构成了人类的历史——我顽固地坚持，真正人类的历史是由他们构成，而不是别人，不是。

比如歌德。他几乎是个范例，不像但丁与莎士比亚，他连篇累牍地谈论自己，解剖自己，不厌其烦。每一事件都是有意义的存在，都绝不拾人牙慧地嚼出它的意味来。奇遇便是由此而诞生。但愿我们的这次“歌德漫游”也成为一次奇遇。

一、伟人之初

歌德的家世并不值得炫耀。世代居住在图宾根地

区，过着平淡无奇的日子。每日朝阳的升起，都似乎是不幸的降临。曾祖父是一名结实的铁匠，年复一年地用铁锤敲出生活的乏味来。祖父听够了金属单调的清脆声，不甘继承父业，于是便做了一名裁缝。正是在他祖父的手里，生活有了起色。前妻死后，他续娶了一位寡妇，与她精心经营寡妇拥有的小旅馆，生意竟也很红火，终于使他们的儿子卡斯帕尔有条件享受正当的教育。卡斯帕尔不负众望地直取法学博士学位，但仕途却极为不顺。当他 1741 年从意大利游历归来，想在法兰克福市政府谋一职位也如痴人说梦，只得破财购得“皇家顾问”的虚衔与法学博士相衬。婚姻却是相当地不错，1748 年，他与比他小 17 岁的市长的女儿结婚，并从父亲那儿得到一笔可观的遗产。官运却断了气——为避嫌起见，市府公职与他无缘了。但这也给了他绰绰有余的时间去写《意大利日记》，把牢骚抱负一一记录在档。当然，如果他预想到儿子以后也会写出一部《意大利游记》来，他是断不会去促成这桩文坛趣味的。想来歌德也不是故意制造这场“父子争”的，意大利，是十八世纪时代病患者的心理疗养院。

完婚的第二年，1749 年 8 月 28 日中午 12 点，一个婴儿的诞生捎带着这个家族进入了史册。

出生很不顺利，稍稍来迟的啼哭让家人虚惊了一场。这场虚惊悄然拉开了这个家庭不幸的序幕：在以后出生的五个孩子，只有一个女孩存活。但这声不情愿似的啼哭却给那苦难的德意志带来了永远也消受不了的

荣耀。——而那时的德国，一个近三百个城邦组成的松散的神圣罗马帝国对此一无所知。

第二天受洗时，因为外祖父是市长的缘故，新生儿被起了外祖父的名字：约翰·沃尔夫冈·歌德。一个充满了世俗的诱惑的名字，以至于歌德有一天竟虚夸祖父为贵族——那可可怜的老裁缝做梦也不敢想的好事。守在歌德一旁的祖母于是笑吟吟地沉醉了。

不幸的是，刚记事时的歌德就站在了外祖父的另一面。

美丽的美因河，相对繁华的城市，皇帝举行加冕典礼的罗马厅，罗马山广场，都散落了他幼时的美好记忆，但嵌入根部的却不仅是这些。

歌德幼时便开始了学习，但不多日他那善讲故事的母亲就发觉了儿子聪慧的天资，歌德仿佛是一位肚量无限的饥饿汉，她纵然有再多的故事也填不饱他，于是他父亲决定亲自出马，并聘请了家庭教师，但“我理解、消化和吸收得都快，不久父亲和别的老师能给我上的课就不够我学了”，歌德几十年后颇为自豪地评价那场教与学的较量。

他父亲几乎是无奈地打开了自己独占的藏有二千册书的书房。歌德毫不客气地进入了，待他出来时，他已站在《浮士德》作者的影子之下。

他狼吞虎咽地阅读了大量作品，拉辛的戏剧、施纳贝尔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以及十六世纪的德国民间文学一样深深地吸引了他。他的想象力被激活了，在文

学的虚构而又真实的世界里悠游，四周一片宁静。

1755年，宁静被打破了。持续了许多年也没有恢复，直到歌德以强有力的智慧镇压着骚动为止。但也仅仅是镇压，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探一探头。

11月，笼罩整个欧洲的绝望的乌云也没漏掉法兰克福，这座僵硬死沉的城市。实在是太可怕了：葡萄牙里斯本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抽掉了无数建筑的根基，夺走了六万人的可有可无的生命。欧洲震惊了，法兰克福吓呆了。人人自危、心惊肉跳，言之凿凿地传说着世界末日的将临。那么牢固的宗教信仰也无力挽救他们，甚至也被地震弄得摇晃起来。那一年，歌德刚六岁，正在接受宗教教育，日日默颂着上帝的伟大与仁慈，不料自然之手强劲地伸了起来，以永生不得忘怀的震撼给他上了另一课，使他中年以后也不敢忘记：“我六岁那年里斯本发生地震以后，我对上帝的仁慈产生了怀疑……”岂止是怀疑，万能的上帝的宝座从此就被他从灵魂深处撤除了。

上帝不分青红皂白，凡人也同样缺乏公正。歌德在第二年就用没有刻度的直觉的天平称出了这点。

绝望的阴云还没散去，历时七年的普奥战争就上演了。在歌德的家里，在他父亲与外祖父之间，也开演了一场微型的普奥之战，没有硝烟，历时却远不止七年，结局也不得而知。

歌德站在了父亲的一边。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是位铁腕人物，是他父亲崇拜的偶像，他父亲一直津津乐

道于腓特烈大帝的雄才大略，鼓吹着大帝的许多实有的和无中生有的伟绩。而童年的歌德，一如天下儿童，以及他那终日哀声叹气的父亲，内心需要一位英雄，一位像大帝这样不断挑起对奥地利战争的英雄。四分五裂的德国也需要，那些自命不凡的思想家们拥戴他为民族英雄。

外祖父气坏了。他感激地仰望着前厅画像上奥地利皇后赐给他的金光耀祖的勋章，仿佛看到皇后玛丽亚·特蕾西娅伸出的白皙而高贵的手，破口大骂无视皇后尊严的敌手腓特烈大帝。父亲忍不住为腓特烈辩护，于是战争开始了。

随着腓特烈大帝的不断取胜，父亲与外祖父的争吵升级了。歌德吃惊地听着外祖父气急败坏的诅咒，他感到外祖父威严公正的形象正在变形，几乎有些俗不可耐了。父亲则依然摆出腓特烈精神卫士的架式毫不相让。翁婿之战终于闹到了非腓特烈和特蕾西娅出面劝解不可的程度。

外祖父的态度伤害了歌德。其实他一直在无意地伤害歌德。他的住所是歌德快乐的避难所之一，但也正是在那里，歌德差点被染上了难以救药的贵族的道德病，——追求时髦、夸夸其谈、无所事事的贵族生活快要成了他的追求的全部内容。

歌德成了一位坚定的腓特烈派。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信念与渴望变得模糊了。

两年后，1759年1月初，奥地利盟友之一的法国突

然出兵占领了法兰克福。外祖父心里暗暗有些欣慰，父亲则大为不平，但还得强忍气愤为得意扬扬的法军腾出两层楼的房间来。

住进来的是多兰伯爵，法国国王的副官，一位彬彬有礼的大忙人。原本往来无白丁的还算清静的家里开始门庭若市了。法国人和法兰克福人不断地进进出出向这位民政官汇报和听取指示。作为市长的女婿，歌德一家是安全的，但他父亲则一直在窝着火，时而向“安全”挑战。那一天，他父亲刚从楼上下来，就在前厅与伯爵碰了个正着。伯爵喜气洋洋地宣告普鲁士军队又被打退的消息，期待着他的祝贺。歌德父亲开口了：“绝不。但愿他们把你们消灭，而我还能帮他们一手。”

伯爵勃然大怒，下令监管他。但父亲只是无畏地笑笑。

父亲精神上受了不小的打击，对歌德损失倒并不大。那时正值德国文学的“法国”时期，法国人到处张扬法国文化模式，在法兰克福剧院，歌德就观赏了几场法国戏剧。

1763年，和平条约缔结后，法国人离开了法兰克福。凭心而论，歌德对法国人并无恶感。他自以为与多兰伯爵处得不错，与后来搬进来的法国人交谊也还行。法国人，至少让歌德看到了法兰克福所没有的新事物。

现在，法国人走了，歌德家又暂时宁静了。他开始埋头学习钢琴、英语、希伯来语，有时也为父亲照料一些小事，去督促他雇用的工人。在完成父亲交付的使命时，在

各个作坊间奔走时，这位少年竟感到了快意，他那从母亲处继承来的宽容与随遇而安的天性流露了出来，他意识到：“这些委派就使我度过了快乐的时刻，学会了怎样去处理问题。”在作坊的穿梭中，他也看到了另一番景象：抹着光洁表面的粪土墙轰然倒下，破产、离婚、凶杀……瞬间暴露无遗。他大惑不解，他不敢相信这阳光下的阴影。

情感丰富的歌德常常感到一丝莫名的骚动：想写诗，想对这世界发言。诗写出来了，并无惊人之处，但他自我感觉不错，曾在十三岁生日时，郑重其事地将一本诗集献给父亲。父亲很高兴，但并没当一回事。歌德却在坚持写，并在他的少年朋友圈中，诗名大震。甚至有一次他逞能地以一少女口吻写下一首情诗，寄给一自负的小伙子。虽是玩笑，那首情诗的写作无疑感动了自己，玩笑也刺激了自身的冲动，他想亲自尝尝爱情的滋味了。

然而处于青年期的歌德摘错了果子，浪漫的甜蜜之后就是现实的苦涩。多情的歌德与怀春的少女格蕾琴在一次晚宴上一见钟情，于是有了约会、亲吻与形影不离。歌德以为在伊甸园里，飘飘然忘乎所以，格蕾琴却满不在乎地把歌德当作未成熟的男孩看。一首情诗刚开了个头就情思全逝，歌德遭受的打击可想而知。美因河畔又多了一伤心汉。

父亲一直在考虑歌德的前途。现在歌德已十六岁了，该去读大学了。法学博士出身的父亲第一个念头就是送儿子去母校莱比锡大学读法学，歌德却想去哥廷根

大学读美术和语言学。美术？语言学？华而不实的东西，父亲断然拒绝了。

父亲的固执是无法战胜的。1765年9月底，歌德不得不告别法兰克福，半是留恋、半是无奈、半是期盼地启程前往素有“小巴黎”之称的莱比锡城。

二、游学岁月

忙碌着的莱比锡冷眼打量着歌德。而歌德却迷上了莱比锡。遍布街道的商店，奇装异服的东方人，高入云霄的建筑，一切都流溢出资产阶级的勃勃活力。还有那间独属于自己的房间，房间里充满着自由——父亲的教诲传不到这里来。他欣喜若狂地爱上了莱比锡，频频出没于聚会、音乐会、晚宴与乘车旅行，大出风头，不出三周就因经济的捉襟见肘写信向家里告急。

见过负有盛誉的法学家伯麦教授后，新奇感退潮了。伯麦教授谈话的领域是一座坚硬的柏拉图城堡，法学是城堡的国土，文学与美术连当仆人都配。歌德既是晚辈又迫于教授的声望，只有洗耳恭听一通法学对文学的鄙视。

接着他又向闻名全国的抒情诗人格勒特求助。循规蹈矩的格勒特也无力给这内心燃着文学之火的年轻人递一捆干柴，只有告诫，与上课时一样，告诫中拖着厚重的悲哀声调，活像是刚被法学教授奚落过一样。

他选学了不少法学课程，但所有的法学教师都串通

一气，用死气沉沉千篇一律的话语嘲笑这位青年的误入歧途。

“莱比锡，在造就它自己的人。”歌德失意地叹息。那颗脆弱而浪漫的心受到了善意的伤害，无端地在云层中飘荡，他渴望能找到有温暖的所在。

施洛塞尔——未来的妹夫在视野中出现了。这个启蒙主义的信徒也正在茫茫人海寻觅同志，两人急急地走到了一起。正直的施洛塞尔以朴实的语言换来了歌德几许热泪，几首赠诗，把歌德挽回了诗歌的乐园。

激情一缕缕地溢出，在体内左冲右突，歌德简直有些情不自禁了，他的眼光在四下寻找，搜索那激情的出口。

安妮特，他常去的酒店老板的女儿，那苗条的身材，坦率单纯的谈吐赢得了歌德的激情。歌德热烈地追求她，不断地以一首首情诗去轰炸她，心在妒忌、痛苦与希望间剧烈地摆动。安妮特被歌德掀起的热浪闷昏了，她受不了歌德的极端的吹捧，搞不懂他那忽冷忽热的冲动，两年多的耳鬓厮磨中，泪水终于冲走了她最初的幻想，她疲倦地提出分手。

爱情如梦幻般消失了。安妮特万万也估不出这场痛苦的爱情的价值，她竟由此而永恒——永久地活在歌德的十几首《安妮特》里。这多亏了贝里施，一位久久呼唤着千里马的伯乐，他满怀希望地注视着歌德，毫不客气地批评着他，又心甘情愿地替他誊录着每一首诗，是他保留了歌德的第一部情诗《安妮特》。

歌德成了一个怪人，普雷塞河畔的牧羊人。安妮特走了，夜幕降临了，死寂与痛苦簇拥着他；贝里施也走了，带走了夜空上残留的几颗星星，莱比锡变得空洞洞的，只有驱走贝里施的学者在刺耳地欢呼，法学教授们单调的噪音从这头撞到那头，幸灾乐祸地伴奏着。他穿着时髦的金丝花边衣服落魄地游荡着，任凭疯狂的心在脏内撕咬。

1768年夏，他大吐血了，几个星期后好转时，他决意离开莱比锡。

法兰克福阴沉着脸。三年来，歌德一家在积攒鲜花和掌声，期盼着当刮目相看的歌德的归来。他归来了，模样凄凄惨惨，像一位沉舟的遇难者。母亲哭了，紧紧地搂住儿子——她只要儿子，别的不管。妹妹在一旁陪着掉泪。

父亲则冷眼旁观。一阵亲情的冲动也掩盖不住他的彻底的失望。儿子的学无所成勾发了他郁积已久的隐隐的苦痛，他不忍责怪儿子，他选择了沉默。

歌德掂得出父亲沉默的分量。但他的胸间已塞得满满的，再也容不下哪怕是理解的挤入。莱比锡牢牢地控制着他，压迫着他的神经。必须做一次清算，把属于自己的留下，本归莱比锡的，彻底地清除。

是该向莱比锡说永别的时候。忧郁的歌德烧掉了带回来的不满意的手稿，写下了剧本《同罪者》和诗集《情人的脾气》。于是阴谋家的丑恶嘴脸与失恋的痛苦携手从导流渠顺畅地流走。以后的歌德能迈出法兰克福，走